

南史

十一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王弘

子錫 曾孫融

錫子僧達

弘弟子微

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籍

僧祐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 瑜

王弘傳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取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尅建業收道子付

南傳二十一

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



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旣誅遷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劔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誠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



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脩身問閭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踈慢事蹈

重科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疋死四十匹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冒利五匹乃已爲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弘斂容而已旣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旣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



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几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昉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旣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旣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  
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  
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閣誦不失一句兄錫  
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  
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  
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  
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  
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  
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蒲席舉論文義慧觀酬  
荅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

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  
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  
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  
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服闋爲宣城太守  
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  
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  
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  
弑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  
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  
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



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史及即位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荅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

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荅逡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



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大后

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竝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嘗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



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  
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閣事陷之收  
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  
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  
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  
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  
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謀  
反不即 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  
中爲廬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

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  
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  
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齊  
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  
贈儉詩及書儉甚竒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  
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  
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  
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  
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  
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



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駕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

時而躡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



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  
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中  
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  
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  
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  
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竝有幹用  
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  
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  
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  
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

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  
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荅俄  
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  
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  
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  
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  
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  
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  
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  
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



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  
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暴  
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  
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揔髮迄將立  
年州閭鄉黨見許愚忝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  
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  
陸王曲垂矜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  
今段犬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  
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  
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

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  
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無主自上  
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  
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  
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竝愧流言伏惟明皇臨  
守普天蒙澤戍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  
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  
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  
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  
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



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  
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旣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  
事太學生虞羲立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  
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  
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  
集行於時

### 弘弟子微傳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獯之子也少好學善  
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  
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

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  
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  
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  
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  
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  
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  
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  
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  
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  
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



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

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



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  
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  
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  
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  
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  
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  
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末明  
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  
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  
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竝  
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  
黃門卽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  
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爲百姓所訟又  
爲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  
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  
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  
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  
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  
逾靜鳥鳴山更幽劉蕩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



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道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弘從孫瞻傳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

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



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贍有三術射  
棊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弘四弟虞柳獍  
曇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  
名位新安太守柳獍事列于前曇首別卷

弘玄孫冲傳

冲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  
胤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  
安公主卒於齊世武帝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  
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  
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儻善與人

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  
求解南都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  
侯景平授丹楊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  
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  
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  
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楊尹參撰律令  
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  
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  
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冲有  
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瑒字子瑛沈



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

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

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竝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竝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



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闕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南傳十一

六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陳子承

孫儉 訓

曾孫騫

騫子規 僧度子慈

騫弟暕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彬

志弟子籍 寂

王曇首傳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而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

問弘曰卿弟何如卿荅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豪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



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榮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曰旣無異敕又闕幡榮雖稱上旨不異單敕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榮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

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灾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



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

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



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云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子上默然

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劾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顓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常謂宅無吉



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楊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

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督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胡爲長史帝夜召胡却人與語久之胡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胡難之仍取燭遣兒胡又無言



帝又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  
公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平日位地欲北面居  
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  
儉蒙公公殊眇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  
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  
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  
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  
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  
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  
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彦回款言移晷乃謂曰

我夢應得官彦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  
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  
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  
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  
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  
於儉褚彦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  
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  
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栢滅譚那  
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  
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



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司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侍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竝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

世子宫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褚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又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



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  
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  
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  
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  
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竝無配從之明年轉左  
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  
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  
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  
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  
武樽言曰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

立都牆儉又諫上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  
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歎曰詩云惟  
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  
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  
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  
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褚  
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季文歌子  
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  
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  
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



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  
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竒也於是王敬則脫  
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  
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  
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  
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  
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  
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旣盡敬云豈無服  
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  
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齋衰三月而除  
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  
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  
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  
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  
武帝即位給班劔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  
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  
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  
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  
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  
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



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竝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

南傳十一

十一

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摠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摠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旣立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竝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



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  
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  
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  
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蒲席儉應接  
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  
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杖之士流選用奏無  
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  
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

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  
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  
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  
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  
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  
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  
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  
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  
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  
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



竝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  
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楊丞告劉彥節事不蒙  
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  
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  
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  
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  
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  
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咽非所欲也敕  
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

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  
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  
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  
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  
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  
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  
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  
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  
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  
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



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則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平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為郡邑邑不樂在郡卧不視事徵復為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為本州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楊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  
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竝謂爲  
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  
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平也又  
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昔相溫  
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  
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  
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  
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  
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

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  
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玘宗家在  
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玘宗假還規遇之  
甚薄玘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  
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  
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怕思減退後爲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  
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  
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  
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



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  
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  
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  
集二十卷子襄魏尅江陵入長安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  
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  
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  
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  
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  
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  
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  
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  
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  
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  
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  
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  
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  
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



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異門世竝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竒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暎暎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暎云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表昂昂曰父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表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旼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温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



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

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云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



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秦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瓊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

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楊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寬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



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  
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  
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  
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  
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  
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  
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荅  
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  
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  
爲辭然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跡

南齊書

卷之

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  
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柏玄書及王  
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  
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王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  
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竝會客有相  
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  
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  
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



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旣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

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云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云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云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怕欲度驪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



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  
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又  
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  
二衛竝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  
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  
軍郝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栢玄自謂右  
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  
自重其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  
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  
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  
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晔與蕭思話同師  
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  
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  
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  
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  
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  
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  
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  
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  
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宗世嘗有書



誠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  
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  
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  
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從業就  
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  
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  
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  
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  
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  
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

南齊書

卷之二十一

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  
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  
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  
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  
優者龍鳳劣猶武豹失蔭之後豈龍武之議況  
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  
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  
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  
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  
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

王僧虔



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  
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曾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  
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  
圖而已義恭善之表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  
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學書謝鳳子超宗嘗  
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  
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  
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  
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

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  
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  
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  
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  
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  
嘗交荅江夏王鋒爲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  
爲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爲冠軍將軍廬  
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  
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



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  
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  
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  
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  
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爲  
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祕書書圖  
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  
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  
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  
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

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  
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  
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  
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  
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  
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  
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  
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其  
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



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間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錐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按

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爲丹楊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旣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奉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



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猶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謹操素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悞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此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



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真寫文辭不加  
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  
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  
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  
五的反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埒而帶坻筠皆擊  
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  
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  
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竝作辭  
必妍靡約常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  
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  
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  
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  
竝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  
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  
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  
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  
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  
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  
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  
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



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  
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  
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  
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  
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  
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  
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  
井中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  
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

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  
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  
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  
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  
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竝再抄子史  
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竝躬自抄錄大小  
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  
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  
應氏竝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



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  
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  
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  
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  
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  
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  
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捐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  
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

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  
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  
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為吏部尚書祕  
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  
風彬子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  
悒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  
頌凡志謂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  
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



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  
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  
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  
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